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

給事中<sub>臣</sub>劉涓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史可法

任民育等

高弘圖

姜曰廣

調剛寄雷鎮

史可法字憲之太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

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

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  
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  
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  
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  
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  
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  
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  
其衝十年正月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牌尋移桐城參將

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為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  
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  
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  
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  
為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  
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陝  
寇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昇  
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

復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互江北南都  
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  
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  
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  
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  
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  
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  
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

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  
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  
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  
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  
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  
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捕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

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  
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考慮下  
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澐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  
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  
計議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  
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  
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  
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母避宜正受既朝



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  
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  
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  
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  
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弘圖姜曰  
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遏之孔  
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  
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麟孔昭舉大鍼可法曰先

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

日入直議分江北為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  
北經理山東一路封高傑興平伯轄徐泗駐泗水經理  
開歸一路劉良佐廣昌伯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  
一路進靖南伯黃得功為侯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  
法啟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  
命祭告鳳泗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  
以慎言舉吳姓譁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  
卒抗姓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祗謁

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  
滿目鷄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  
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  
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  
邁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  
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  
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  
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  
恟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  
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  
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  
日謁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  
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  
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衆於  
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

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  
爭殺偽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  
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  
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  
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  
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  
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  
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遮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

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缺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

諸臣毛舉而繫繩之豈散秩間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  
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身被刑辱  
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  
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  
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  
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諸鎮  
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  
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月舟次鶴鎮諜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  
援

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  
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  
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  
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  
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  
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

絀文恬武嬉頡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  
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  
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卧薪  
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尚虞無  
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  
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  
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執薪  
之時臣願陛下為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

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

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  
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  
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為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  
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闕典禮  
亦宜緊從節省益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錦衣玉  
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  
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  
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先

是我睿親王多爾袞遺可法書責以大義可法復書辨論  
大清兵遂南征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曰渠欲叙防  
河將士功耳漫弗省諸鎮亦數相攻無進師意明年為  
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  
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為許  
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  
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為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  
本身為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為督師

中軍李成棟為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請卹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兵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為已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誚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

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

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



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叙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簾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結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泣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

左右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祀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得威為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

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  
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任民育字時澤  
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  
為贊畫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  
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城破緋衣端坐堂上遂見殺閩  
家男婦盡赴井死從直遼東人與其子死東門纘爵鄞  
人工部尚書佐孫志畏亦鄞人進士年少好氣數遭傑  
將士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命代之伏龍新喻人

故梓潼知縣受代甫三日振熙臨海人道正餘姚人志  
端孝豐人思誠字純一貴池人渭字渭生長洲諸生可  
法出鎮淮揚渭等伏闕上書言秦檜在內李綱居外宋  
終北轅不納居禮賢館久可法才渭渭方歲貢當得官  
不受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推官知  
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於河昭死西門從死者  
十七人時同守城死者又有遵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吳  
爾璵而揚州諸生殉義者有高孝績王士璫王績王績

王績等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喻義兵  
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並自盡他婦女死節者  
不可勝紀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  
內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交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  
語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盍練一旅以待用都諾而  
去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  
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  
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

大臣教習之講韜鈴練筋骨拓膽智時召而試之學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讀戚繼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因薦都及錢塘進士姚奇允桐城諸生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帝壯其言即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而都作亂已前元霖亦為賊用剛不知故並薦之剛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夏允彝將聯海舟達

天津備緩急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剛統之子龍入為兵  
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從之剛  
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  
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  
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難可弭若以驕悍之  
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  
潤色偏安錮豪傑於草間迫梟雄為盜賊是株守以待  
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

為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盜魁亦少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得剛剛亦自喜遇可法知己士英惡之出剛遵義知府可法垂涕曰子去吾誰仗剛亦泣願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吳爾璡崇德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賊敗南還謁可



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璫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從高傑北征至睢州傑被難爾璫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璫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為救免後守揚州新城投井死

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松陵自持不依麗人天啟初陳時政八患請

用鄒元標趙南星巡按陝西題薦屬吏趙南星糾之弘  
圖不能無望代還移疾去魏忠賢亟攻東林其黨以弘  
圖嘗與南星有隙召起弘圖故官入都則楊漣左光斗  
魏大中等已下詔獄鍛鍊嚴酷弘圖果疏論南星然言  
國是已明雷霆不宜頻擊詔獄諸臣生殺宜聽司敗法  
則頗謂忠賢過當者疏中又有漢元帝乘船事忠賢方  
導帝遊幸不悅矯旨切責之後諫帝母出蹕東郊又極  
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罪又嘗語刺崔呈秀呈秀應甲

皆忠賢黨由是忠賢大怒擬順天巡按不用弘圖乞歸  
遂令閒住莊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詔劉志選梁夢  
環擢太僕少卿復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僉都御史進  
左副都御史五年遷工部右侍郎方入署總理戶工二  
部中官張彝憲來會弘圖恥之不與共坐七疏乞休帝  
怒遂削籍歸家居十年不起十六年召拜南京兵部右  
侍郎就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改弘圖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

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  
筵一設記注請召詞臣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  
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齋醴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  
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  
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  
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  
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並褒納焉當是時朝廷大議多  
出弘圖手馬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不可士英曰我自

任之乃命大鉞假冠帶陞見大鉞入見歷陳寃狀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證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鉞士英並怒一日閤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弘圖因縱火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劾疏自外至大鉞宣言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止而薦張捷謝陞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內札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弘圖封還具奏力

諫卒以廷推簡用中官議設東廠弘圖爭不得遂乞休  
不許加太子少師改戶部尚書文津閣尋以太后至進  
太子太保其年十月弘圖四疏乞休乃許之弘圖既謝  
政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國破逃野寺中絕粒而卒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厯末舉進士授庶吉士進編  
修天啟六年奉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  
錢歸朝鮮人為立懷潔之碑明年夏魏忠賢黨以曰廣  
東林削其籍崇禎初起右中允九年積官至吏部右侍

郎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起詹事掌  
南京翰林院莊烈帝嘗言曰廣在講筵言詞激切朕知  
其人每優容之北都變聞諸大臣議所立曰廣呂大器  
用周鑣雷縝祚言主立潞王而諸帥奉福藩至江上於  
是文武官並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曰廣曰無  
恩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勲臣語  
侵史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攝曰廣廷推閣臣  
以曰廣異議不用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及再推詞

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名上而首曰廣乃改曰廣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鐸並命鐸未至可法督師揚州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而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曰廣未幾士英特薦起阮大鍼曰廣力爭不得遂乞休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慙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遂棄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數日前之明詔臣請以前事言之臣觀先帝之善政



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尤美先帝之害政間有而以頻  
出口宣為亂階用閹臣內傳矣用部臣勲臣內傳矣用  
大將用言官內傳矣而所得閹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  
儒也逢君腹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也偷生從  
賊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  
甲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穉之李國楨所  
得大將則紆綉支離之王樸倪寵所得言官則貪橫無  
賴之史堃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後效

可睹今又不然不必僉同但求面對立談取官陰奪會  
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  
此豈可訓哉臣待罪綸扉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  
取充位又來鮮恥之譏願乞骸骨還鄉里得旨慰留士  
英大鉞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讎忠臣  
李國楨為言交章攻之劉澤清故附東林擁立議起亦  
主潞王至是入朝則力詆東林以自解免且曰中興所  
恃在政府今用輔臣宜令大帥僉議曰廣愕然越數日

澤清疏劾呂大器雷續祚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  
光斗等已又請免故輔周延儒賊曰廣曰是欲漸干朝  
政也乃下部議竟不許曰廣嘗與士英交詆王前宗室  
朱統鐮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曰廣澤清又假諸  
鎮疏攻劉宗周及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言  
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鐮復劾曰廣五  
大罪請并劉士楨王重楊廷麟劉宗周陳必謙周鍾雷  
續祚置之理必謙鑣以是逮曰廣既連遭誣讎屢疏乞

休其年九月始得請入辭諸大臣在列曰廣曰微臣觸  
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  
以國事為重士英熟視曰廣詈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  
也既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扼於憚邪不  
竟其用遂歸其後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者已降於我  
大清既而反江西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僕  
家池死周鏞字仲馭金壇人父秦峙雲南布政使鏞舉  
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

湖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  
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趙東曦  
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閔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罹  
罪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鍛鍊臣子委襲天言  
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  
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弗獲進華允誠諸  
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每奉嚴  
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

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鑣由是名聞天下初鑣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鑣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為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然為人好名頗飾偽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於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縯祚曾主立潞王議令朱統鑣劾曰廣因言鑣縯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

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鑣從弟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  
阮大鍼居金陵時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  
主之者鑣也大鍼以故恨鑣鑣獄急屬御史陳丹衷求  
解於士英為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為長沙知府於是察  
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鍼指上疏痛詆鑣而光祿卿祁逢  
吉鑣同邑人見人輒詈鑣遂得為戶部侍郎亡何左良  
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鍼構陷鑣縝祚鍛鍊周  
內士英大鍼益怒大鍼謂鑣實召良玉兵王乃賜鑣縝

祚自盡鍾棄市雷續祚太湖人崇禎三年舉於鄉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人號為庚辰特用而續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宜急易帝不悅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山東被兵續祚守德州有詔獎勵乃疏劾師范志完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構結



大黨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縯祚再陳志  
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縯祚意有所忌久不奏明年  
五月延儒下廷議縯祚乃奏言志完兩載僉事驟陟督  
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大僚則尚書范景文等詞林則  
諭得方拱乾等言路則給事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等  
皆其黨也方德州圍攻不克轉畧臨清又五日志完始  
至聞後部破景州則大懼欲避入德州城漏三下邀臣  
議臣不聽志完乃偕流寓詞臣拱乾見臣南城古廟臣

告以督師非入城官薊州失事由降丁內潰志完不憚  
而去若夫座主當朝罔利曲庇隻手有燎原之勢片語  
操生死之權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臣不忍見陛下以周  
召待大臣而太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也臣外藩小吏  
乙榜孤蹤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故不  
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畧進一言至中樞主計  
請餉必餽常例天下共知他乾沒更無算疏入帝益心  
動命議舊計臣李待問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科荆

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祚陞見越數日抵京  
又數日入對召志完拱乾質前疏中語拱乾為志完辨  
帝頷之問續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  
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為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  
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逮廷獻誅志完  
而令續祚還任續祚尋以憂去福王時統鎮劾曰廣因  
及之遂逮治明年四月與鑣同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  
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鉞輩急殺之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潯以當南北之衝四鎮基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高弘圖姜曰廣皆蘊忠謀協心勦力而扼於權奸不安其位蓋明祚傾移固非區區一二人之所能挽也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考證

史可法傳總兵官年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

臣

方煒按良綬是時本協守鳳陵緣舒城急淮撫邀之  
援舒桐城非淮撫分地而於舒為唇齒按臣張煊請  
救於文綬乃以閏四月偕良佐率馬步九千人至桐  
城勝之仍以舒警行而分二千人戍桐城見明紀事  
本末謹附識

史可法傳代朱大典總督漕運

臣方煒按可法督漕

時廷議將易兵部尚書陳新甲於是尚書劉遵憲言  
官章正宸等十一人並舉可法章下吏部尚書李日  
宣等言可法文武才而漕事方亟宜俟報竣召用乃  
復留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史可法傳奏行更新八事

臣方煒按所奏八事明紀

事本末諸書皆無考謹識

史可法傳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

臣

方煒按是時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詣諸將營往  
來開諭乃解見元吉本傳謹附識

史可法傳十月傑帥師北征

臣方煒按是年七月傑

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防守叅將蔣應雄許占魁郭  
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十月傑自提兵直趨歸開見  
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史可法傳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

臣方煒按

中允衛允文士英本傳作侍講互異未知孰是謹附

考

史可法傳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為已監軍

臣方煒按允文監傑軍時已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  
見傑本傳謹附識

史可法傳得功已敗良玉兵

臣方煒按是時以敗良

玉功封得功靖國公見綏寇紀畧謹附識

史可法傳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

臣方煒

按史可法及侯方巖任民育曲從直王纘爵周志畏



羅伏龍楊振熙吳道正王志端汪思城何剛

賜謚俱另開卷末謹識

史可法傳家人舉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

臣方燁按謹按乾隆四十年蒙

恩修可法祠墓並

繪其遺像刻石祠中表忠曠典誠自古所未有也謹識於  
此

史可法傳可法才渭渭方歲貢當得官不受職而擬授

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於河昭死西門從死者十七人時同守城死者又有遵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吳爾璵而揚州諸生殉義者有高孝纘王士綬王纘王績王續等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並自盡

臣方燁按

盧渭歸昭及高孝纘王士綬王纘王績王續戴之藩陳天拔陸愉張有德馮應昌舟子徐某均

賜祀忠義祠謹識

高弘圖傳擢御史

臣方煒按弘圖為御史時與言

官張慎言交章請寬賈繼春罪忤旨將重譴尚書周  
嘉謨大學士劉一璟力救乃奪俸二年見明實錄謹  
附識

高弘圖傳遂削籍歸家

臣方煒按弘圖之削籍而歸

也在六年三月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高弘圖傳馬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不可

臣方煒按

士英薦起大鉞時吏部尚書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詹兆恒郭維經王  
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各疏爭不聽見明  
紀事本末謹附識

高弘圖傳其年十月弘圖四疏乞休

臣方煒按是時

弘圖並請召還史可法不許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姜曰廣傳曰廣嘗與士英交詆王前

臣方煒按是時

議設廠衛緝事官蘇松巡撫祁彪佳力諫曰廣為擬

俞旨不從疏爭之甚力乃命五城御史察訪見明紀  
事本末謹附識

姜曰廣傳統鑰復劾曰廣五大罪

臣方煒按統鑰所

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鄭三俊吳甡房可壯孫  
晉杞持朝政以劉士楨為通政過章奏以王重為文  
選植私人二篡逆令楊廷麟出劇盜南康獄交聯奸  
俠日窺南都聲息將有劫遷別戴之謀三庇從賊諸  
臣四納賄五奸媳給事中熊汝霖總督袁繼咸皆不

平抗疏論列不報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姜曰廣傳曰廣投僕家池死

臣

方偉按姜曰廣

賜謚另載卷末謹識

姜曰廣傳

周鑑附

士英効鑑從弟鍾從逆并及鑑

臣

方煒按鍾崇禎十五年授庶吉士降於自成用為檢討賊敗南歸或傳其勸進表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後又進急下江南策士英遂効其罪並言鑑及鍾胞弟前蕭山令銓均當從坐遂被逮見

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姜曰廣傳

周鑣附

大鉞謂鑣實召良玉兵

臣

方煒按

鑣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嘗列名防亂公  
揭避大鉞客良玉所故大鉞謂鑣召良玉兵見綏寇  
紀略謹附識

姜曰廣傳

雷縉祚附

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

臣

方煒

按縉祚所劾嗣昌六大罪明紀事本末諸書皆無可  
考謹識

姜曰廣傳

雷續祚附

福王時統鑣劾曰廣因及之遂逮

治

臣

方煒按甲申五月議立福王時曰廣謂續祚

其門人言福王不可立當設法阻之至是統鑣劾及之大鉞復據以入告言續祚當時欲設法阻之可為寒心請立正典刑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劾續祚不孝不忠四月遂賜死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七十四考証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諸臣

史可法 專謚忠正

高弘圖 專謚忠貞

姜曰廣 專謚忠確

任民育 何剛

以上通謚忠節

曲從直 周志畏

以上通諡烈愍

侯方巖 王纘爵 羅伏龍 楊振熙 吳道正

王志端 汪思誠

以上通諡節愍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張慎言

子履旋

徐石麒

解學龍

高 倬 黃端伯等

左懋第

祁彪佳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昇河南參政慎言舉萬曆三

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出庫銀羅粟備振連值荒歲民賴以濟泰昌時擢御史踰月熹宗即位時方會議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奸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阼蠱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於積憊之餘李可灼進紅丸於大漸之際法當駢首恩反賜金誰秉國成一至此極若夫鼎湖再泣宗廟之鼎鬯為重則先帝之簪履為輕雖神廟鄭妃且先

以下二葉，原書卷次訛誤

徙以為望選侍不即移宮計將安待無何賈繼春以請  
安選侍被譴慎言抗疏救之帝怒奪俸二年天啟初出  
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興濟間沃野萬頃可墾為田  
近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  
疏濬之方犁然具備可倣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  
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  
百萬宜招集津門以無家之衆墾不耕之田便詔從之  
嘗疏薦趙南星劾馮銓銓大恨五年三月慎言假歸銓

屬曹欽程論劾誣盜曹縣庫銀三千遂下撫按徵贓編  
成肅州莊烈帝即位赦免崇禎元年起故官會當京察  
請先治媚璫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報可旋擢太  
僕少卿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讞耿如杞獄不稱旨并  
尚書韓繼思下吏尋落職歸久之召為工部右侍郎國  
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屯田鹽法諸事慎言屢疏陳奏  
悉根本計大學士楊嗣昌議改府州縣佐為練備練總  
慎言以更制事大歷陳八議其後卒不能行由左侍郎

遷南京戶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就改吏部尚書掌右  
都御史事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命  
慎言理部事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  
逆曰偽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皆嘉  
納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吳甡鄭三俊命甡陞見三俊不  
許大學士高弘圖所擬也勲臣劉孔昭趙之龍等一日  
朝罷羣詒於廷指慎言及甡為奸邪叱咤徹殿陞給事  
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俱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

邢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鬻爭  
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  
懷二心乞寢姓陞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  
乞休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又加二  
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  
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  
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  
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



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圖等亦以不能職和文武各疏乞休不允甦既不出慎言乞休得請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山西盡陷於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喪二親鞠於祖母及為御史訃聞引義乞歸執喪三年以報子履旋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

事筭節慎庫魏忠賢兼領惜薪司所需悉從庫發石麒麟持故事格之其黨譟於庭不為動御史黃尊素坐忤忠賢下詔獄石麟為盡力忠賢怒適新城侯王昇子下獄令誣賄石麒麟捕繫其家人勒完贓而削其籍崇禎三年起南京禮部主事就遷考功郎中八年佐尚書鄭三俊京察澄汰至公厯尚寶卿應天府丞十一年春入賀三俊時為刑部尚書議侯恂獄不中得罪石麟疏救釋之石麒麟官南京十餘年至是始入為左通政累遷光祿

卿通政使十五年擢刑部右侍郎讞吏部尚書李日宣等獄帝曰枚卜大典日宣稱誦徇私石麒予輕比貶二秩先是會推閣臣日宣一再推因及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石麒與馬召對便殿石麒獨不赴及是帝怒戌日宣及吏部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瑄奪可壯玫三謨及讞獄左侍郎惠世揚官石麒代世揚掌部事旋進左當是時帝以威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會予重比石麒奉命清

獄推明律意校正今斷獄之不合於律者十餘章先以白同官以次審理十三司囚多寬減然廉公一時大法赫然無敢倖免者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朝士多營救石麒麟持之曰人臣無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新甲私歟辱國當失陷城寨律斬帝曰未中可覆擬乃論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從來未有之奇禍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奏上新甲棄市新甲黨皆大恨石

麒麟尋擢本部尚書中官王裕民坐劉元斌黨元斌縱軍  
淫掠伏誅裕民以欺隱不舉下獄帝欲殺之初令三法  
司同鞠後專付刑部石麒麟議成烟瘴奏成署院寺名以  
進帝怒其失出召詰都御史劉宗周對曰此獄非臣讞  
徐曰臣雖不與聞然閱讞詞已曲盡情事刑官所執者  
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麟非私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實甚  
卿等焉知令石麒麟改讞詞棄之市無何宗周以救姜琛  
熊開元獲嚴譴僉都御史金光辰救之奪職石麒麟再疏

留不納琛開元既下詔獄移刑部定罪石麒據原詞擬  
開元贖徒琛謫戍不復鞠訊帝責對狀石麒援故事對  
帝大怒除司官三人名石麒落職間住福王監國召拜  
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書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  
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時方考選與都  
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以年例出御史黃耳鼎給事中  
陸朗於外朗賄奄人得留用石麒發其罪朗恚詆石麒  
石麒稱疾乞休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

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馬士英擬嚴旨福王不許命馳  
驛歸石麒剛方清介扼於權奸悒悒不得志士英挾定  
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官田成輩納賄請囑石麒  
悉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去後以登極恩加太  
子太保明年南都亡石麒時居郡城外城將破石麒曰  
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以閏月二十六日朝  
服自縊死年六十有八

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金

華東昌二府推官天啟二年擢刑科給事中遼東難民  
多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劉國縉請帑金十萬振之多  
所乾沒學龍三疏發其弊國縉遂獲譴王紀忤魏忠賢  
削籍學龍言紀亮節弘猷召寘廊廟必能表正百寮裁  
決大務失忠賢意不報已劾川貴舊總督張我續貪淫  
漏網新總督楊述中縮朒卸責帝不罪學龍通曉政務  
上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今關  
上兵止十餘萬月餉乃二十二萬遼兵盡潰關門宜募



新兵薊鎮舊有額兵乃亦給厚糈召募舊兵以其餉厚  
悉竄入新營而舊額又如故漏卮可勝言國初文職五  
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  
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誠度  
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裁冗吏核曠卒俾衛所應  
襲子弟襲職而不給俸又可得數十萬京邊米一石民  
輸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國之一民之  
三關餉一斛銀四錢以易錢則好米值錢百惡米止三

四十錢又其下腐臭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衷之  
兵之一國之三總計之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況小民  
作奸欺漕卒漕卒欺官司官司欺天子展轉相欺米已  
化為糠粃沙土兼濕熱蒸變食不可咽是又化有用之  
六為無用之一矣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  
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縱橫鑿  
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倣其制溝涂之  
界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得抗拒之利

敵雖強何施乎帝亟下所司而議竟中格稍進右給事中五年九月御史智鉉劾學龍及編修侯恪為東林鷹犬遂削籍崇禎元年起厯戶科都給事中以民貧盜起請大清吏治尋劾薊撫王應豸餉激變又上足餉十六事帝皆採納遷太常少卿太僕卿五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疏言臣所部州縣七十八而坐逋賦降罰者至九十人由數歲之逋責於一歲數人之逋責於一人故終無及額之日也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之法

可之四方盜賊蠭起江西獨無重兵學龍以為言詔增  
置千人討平都昌萍鄉諸盜合閩兵擊破封山妖賊張  
普薇等賊遂殄滅十二年冬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  
春將解任遵例薦舉屬吏并及遷謫官黃道周帝怒徵  
下獄責其黨庇行私廷杖八十削其籍移入詔獄竟坐  
遣戍十五年秋道周召還半道請釋學龍不聽十七年  
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召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  
書時方治從賊之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以十

二月上之其一等應礫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承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叅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煊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

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  
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  
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  
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  
輦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勵舉人吳  
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  
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  
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

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  
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  
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桐八  
人也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  
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侍郎  
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  
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叅議趙京  
仕編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

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棗吳爾璵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頰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樞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孕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正聲內閣



中書舍人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偽命不當復玷班聯合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

然事已無及大鉞暨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  
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  
曲庇行私遂削籍大鉞既殺鍾時亨即傳旨二等罪斬  
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  
以下俱為民永不叙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  
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黃繼祖沈  
元龍向列星李桐黃紀孫襄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  
國壽吳嵩孕姜荃林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久

之卒於家

高倬字枝樓忠州人天啟五年進士除德清知縣調金華崇禎四年徵授御史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總監鄧希詔相訐奏詔殫力幹濟以副委任倬乃上疏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於中官希詔睚眦未忘何能化戈矛為同氣封疆事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

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入貶一秩視事  
巡視草場坐失火下吏廷臣申救不納逾年熟審給事  
中吳甘來以為言始釋歸起上林署丞稍遷大理右寺  
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詔修省倬以近者刑獄滋繁  
法官務停閣請敕諸司尅期奏報大者旬小者五日其  
奉旨覆讞者或五日三日務俾積案盡疏罔罔衰減帝  
為採納屢遷南京太僕卿太僕故駐滁州滁為南都西  
北門戶請募州人為兵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擢

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倬別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南京拜倬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國破倬投繯死是時大臣殉難者倬與張捷楊維垣庶僚則有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瑞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

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母憂歸服闋入都疏陳益  
王居建昌不法狀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酗酒  
諸事有詔候勘避居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  
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月南都破百官皆迎降端  
伯不出捕繫之閔四月諭之降不從卒就戮成治字廣  
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福王時厯官戶部郎中國破  
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手搏之  
之龍跳而免成治自經嘉允字繩如松江華亭人由鄉

舉歷官戶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謁方孝孺祠投繯死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十六年進士為中書舍人城破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時又有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生吳可箕武舉黃金璽布衣陳士達並死焉

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韓城知縣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十二年擢戶科給事中疏陳四弊謂民困兵弱臣工委頓國計虛耗也

又陳貴粟之策令天下贖罪者盡輸粟鹽筴復開中之  
舊令輸粟邊塞充軍食彗星見詔停刑樞第請馬上速  
傳又請嚴禁將士剽掠有司朘削請散米錢振輦下饑  
民收養嬰孩明年正月勦餉罷徵亦請馬上速行恐遠  
方吏不知先已徵民不沾實惠帝並採納三月大風霾  
帝布袍齋居禱之不止樞第言去秋星變朝停刑而夕  
即滅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臣敢以實  
進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



之而餉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諸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豈停刑可止彗解網不可以返風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為務帝曰然於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

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八州縣秋  
成督徵十四年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  
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  
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又言臣自魚臺至南陽  
流寇殺戮村市為墟其他饑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為不  
流振捄安可不速已又陳安民息盜之策請核荒田察  
逋戶予以有生之樂鼓其耕種之心又言臣有事河干  
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於

野商嘆於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在何所勦賊禦邊  
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又言臣去冬抵  
宿遷見督漕臣史可法言山東米石二十兩而河南乃  
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鳳  
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豈不大利昔劉宴  
有轉易之法今歲河北大稔山東東兗二郡亦有收誠  
出內帑二三十萬分發所司及時收糴於國計便帝即  
命議行屢遷刑科左給事中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

五月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中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應天徽州諸府時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  
陳歿於燕懋第欲因是返舊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少卿馬紹  
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馬紹愉者故  
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款事至義州而還新甲既  
誅紹愉以督戰致恤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

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縱跡臣既充使臣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弘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弘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罷紹愉勿遣閣部議止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為心

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  
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  
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  
江而安衆聽其言王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  
兵三千人護行八月舟渡淮十月朔次張家灣

本朝傳令止許百人從行懋第衰經入都門至則館之  
鴻臚寺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牢於旅  
所哭而奠之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還出都弘範乃

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於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

順治二年六月聞南京失守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員外郎降賊後歸

本朝授官矣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至閏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以不降誅而紹愉獲免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陰人祖父世清白吏彪佳生而

英特丰姿絕人弱冠第天啟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  
始至吏民易其年少及治事剖決精明皆大畏服外艱  
歸崇禎四年起御史疏陳賞罰之要言黜功因一級疑  
稽三年之叙且恩及督撫總帥帷幄大臣而陷敵衝鋒  
之士不預何以勵行間山東之變六城連陷未嘗議及  
一官欺蒙之習不可不破帝即命議行又言九列之長  
詰責時聞四朝遺老或蒙重譴諸臣怵嚴威競迎合以  
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臺員或



十餘載竟不得遷除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無餘地展布曷由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國家聞輦鼓思將帥苟得其人推轂築壇禮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資冒濫之實雖可清獎拔之術或未盡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撫按則使中官監視會同隙開水火其患顯潛通交結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忤旨譴責尋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闕寧制登海為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

右楚粵之山賊浙閩東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為  
四大勢極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於戢行伍以節餉  
實衛所以銷兵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  
行戶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  
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帝善其言下之所  
司出按蘓松諸府連積猾四人杖殺之宜興民發首輔  
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亦發其祖墓彪  
佳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徇延儒憾之回道考覈降

俸尋以侍養歸家居九年母服終召掌河南道事十六年佐大計問遺莫敢及門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還家北都變聞謁福王於南京王監國或請登極彪佳請發喪服滿議其儀從之高傑兵擾揚州民奔避江南奸民乘機剽斂命彪佳往宣諭斬倡亂者數人一方遂安遷大理寺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蘓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丞錢位坤通政司叅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之家

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燬其三代四棺彪  
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詔設  
廠衛執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  
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其形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  
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爪牙實為權奸  
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來周平反  
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  
衛尚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立東

厥始開告密門兇人投為廝役赤手鉅萬飛誣及於善良招承出於私徇怨憤滿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盛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無可殺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愼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疏奏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緝事官不設督輔部將劉聲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

將兵恣橫刀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  
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射殺大開亂兵  
大焚掠死者四百人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  
將罪綢卹被難家民大悅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  
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  
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  
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嘆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  
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羣小

疾彪佳競詆譏以沮登極立潞王為言彪佳竟移疾去  
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繼失彪佳即絕粒至閏  
月四日紿家人先寢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  
贈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敏

贊曰張慎言徐石麒等皆北都舊臣剛方練達所建白  
悉有裨時政令其受事熙朝從容展布庶幾乎列卿之  
良也而遭時不造内外交訐動輒齟齬雖老成何能設  
施幹濟哉左懋第仗節全貞蹈死不悔於奉使之義亦

無愧焉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考證

張慎言傳五年三月慎言假歸

臣嚴福按通鑑紀事

五年二月曹欽程誣劾慎言等受熊廷弼賄削藉歸

與傳中所言假歸異謹識

祁彪佳傳四朝遺老或蒙重譴

臣嚴福按四朝遺老

謂于廷等也見孫承澤山書所載彪佳原疏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七十五考証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諸臣

徐石麒 專謚忠懿

祁彪佳 專謚忠惠

左懋第 專謚忠貞

高倬 陳用極

以上通謚忠節

黃端伯

通謚烈愍

劉成治

吳嘉允

龔廷祥

陳于階

王一斌

張良佐

劉統

王廷佐

以上通謚節愍